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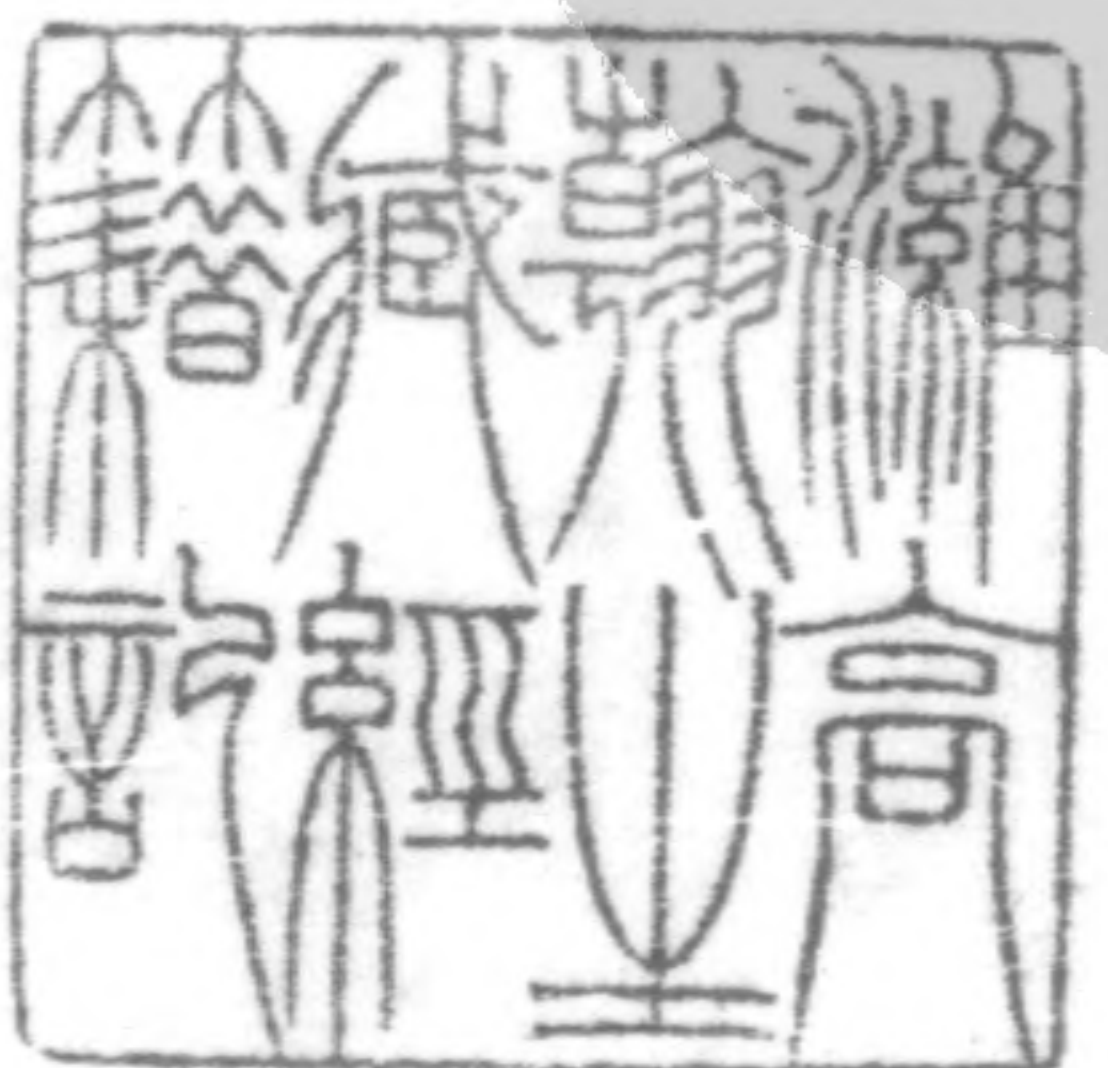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

小說家類

萍州可談三卷

宋朱彥撰彥字無惑烏程人是書文獻通考著錄
三卷而左圭刻入百川學海陳繼儒刻入秘笈者
均止五十餘條不盈一卷陶宗儀說郛所錄更屬
寥寥蓋其本久佚圭等特於諸書所引掇拾殘文
以存其概皆未及睹三卷之本也惟永樂大典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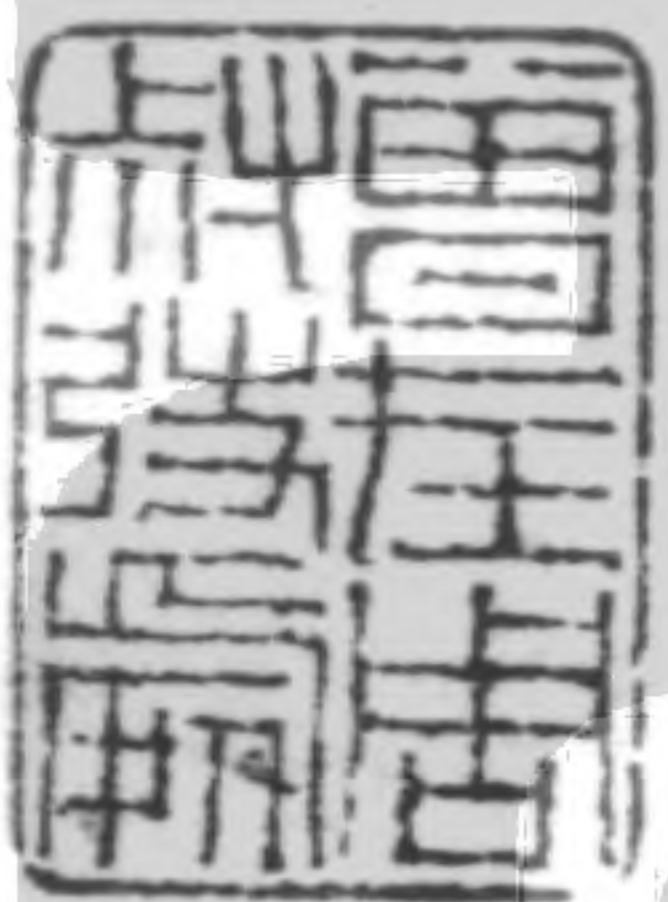


引頗繁裒而輯之尚可復得三卷謹排纂成編以
還其舊雖散佚之餘重為綴緝未必毫髮無遺然
較左陳諸家所刊幾贏四倍約略核計已得其十
之八九矣或之父服元豐中以直龍圖閣歷知萊
潤諸州紹聖中嘗奉命使遼後又為廣州帥故或
是書多述其父之所見聞而於廣州蕃坊市舶言
之尤詳考之宋史服雖坐與蘇軾交遊貶官然實
非元祐之黨嘗有隙於蘇轍而比附於舒亶呂惠
卿故或作是書於二蘇頗有微詞而於亶與惠卿

則往往曲為解釋甚至元祐垂簾有政由帷箔之
語蓋欲回護其父不得不回護其父黨既回護其
父黨遂不得不尊紹聖之政而薄元祐之人與蔡
條鐵圍山叢談同一用意殊乖是非之公然自此
數條以外所記土俗民風朝章國典皆頗足以資
考證即軼聞瑣事亦往往有裨勸戒較他小說之
侈神怪肆談嘲徒供談噓之用者猶有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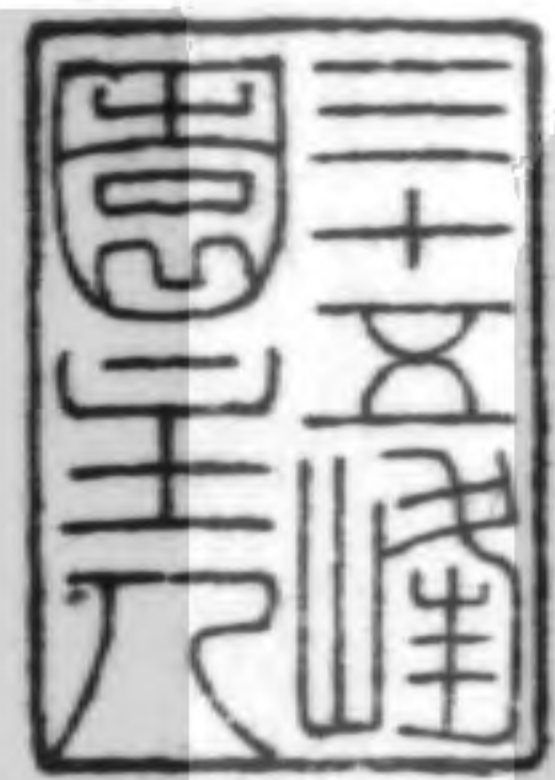
萍州可談序

嘉祐五年餘解紹倅歸避地劔南之汶
山汶有園池之勝每暮春風和萍藻滿
塘天光在闥魚鳧入檻欣然樂之如羲
皇無懷之適時丞相堯夫建節甌閩得
承教言兼之地多名賢如陳子向呂與
可皆賓客之選而辱知罇俎之間者也
本朝之故實先代之遺文所獲聞焉因



援記之目曰萍州可談凡三卷九夷清
隱朱無惑序

萍州可談卷上



汾陽周儼居父喪不越閭者三年是哲
人事業之見於細微者也然猶卓絕
如此况其大者乎

古說法有三失其一判三玄三要為玄
妙所玄三句其二罪巴陵三語不失
活句其三分西種自己不知聖人立
言之難何謂三玄三要為玄妙所立

三句耶曰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
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臨濟所立之
宗也在百丈黃蘗但名大機大用在
崑頭雪峯但名陷虎却物譬如火聚
觸、為燒背之非火古謂是非臨濟
門風則必有據而言有據何不明書
以絕學者之疑不然則是臆說肆為
臆說則非天下之達道也

坎巴夷海濱之國也然通夷志不載唐
開元間進金犢一雙重千鎰唐諸夷
傳亦無是名

漢故事長樂宮成諸侯朝畢復置酒侍
坐殿上伏尊以卑次起上壽故事
上壽曰會曲注言但有鍾鼓無歌詩
魏青龍二年以古置酒曲代四會曲
又易古詩為羽觴行用為上壽

張良搏浪沙之事良非獨免并免其容
可謂能矣先儒云天下苦秦無道莫
不歆擊之故有為良隱者真確論也
後世乃疑良有隱形之術若彼所謂
遁者豈能以論良哉及其圮橋之遇
太史公班孟堅皆謂學者多言無鬼
神如良所見老父亦異矣是又真以
黃石公為鬼神也後世遂以山下孔

穴為公之所自出不經尤甚東坡曰
黃石公古之隱君子此論可以破千
載之惑矣

歐陽詹乃韓公同年進士文詞雖不甚
工而字法不俗其為人攷之韓文公
哀詞可知矣而唐小說載詹惑於太
原一妓為賦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
人之句卒為之死若然則所謂於慈

孝最隆者安在哉必當時忌其才名者相誣耳今但以韓文為信可也

蘇才翁以書法獨步一時其草聖多得之懷素而黃山谷陳嬾散又出於才翁也與蘇子美齊名裕陵尤重之然深服文正范公楷法之妙嘗求寫乾卦公以數字多眼力不逮故以小楷寫伯夷頌歸之近見石刻於吳中范

家園極端勁秀麗無毫芒縱逸之態其視浮佻之徒貴輕揚而賤特重者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蠅螂糞丸比哉諸老皆題志之謂此書實為天下萬世綱常計非諛語也

火葬之說起於西域之夷俗慘毒不仁莫此為甚故昔人比於炮烙之刑然施之僕隸且不可况於親乎曾不若

嘬之蠅蚋之為愈也禮於先廟焚尚
須三日哭豈有燎灼其親之屍而仁
人孝子乃能安於心乎東而流行莫
以為恠不能用夏變夷是亦士大夫
之恥矣然又在上之人所當峻防而
嚴遏之也甚至擲其殘骨於水謂之
水葬此又有仁心者所不忍聞矣

鼎卦雉膏不食注食之美者山谷之數

面欣羊胛論詩喜雉膏乃借用美之
意唐張演先生有詩云雉膏美景在
叢陰紅蓋丹跗次第尋脾即夷狄傳
曰入烹羊脾熟東方已明說文曰脂
載角曰脂無角曰膏

明尊乘世人皆用之淮南子云聖人之
道猶中衢而致尊耶注云道六通謂
之衢尊酒器也六尊謂衢尊人絕未

用晁無咎和東坡梅詩云一篇尚可
三致意所入酌去如衢尊蓋用此也
柳花與柳絮迥然不同生於葉間成穗
作鵝黃色者花也迨花既帶就褪結
實之熟亂如飛綿也古今吟咏往往
以絮為花以花為絮略無分別可發
一咲杜工部詩有雀啄江頭黃柳花
又有生憎柳絮白於綿之句則花與

絮不同顯然可見然又曰糝徑揚花
鋪白擅得非人一時鹵莽而然耶

墨々無目也新序晉平公閑居師曠而
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無
目也曠對曰國有五墨々而不危者
未之有也臣之墨々小墨墨耳何害
乎國家哉

內則舅姑若故毋敢敵偶於塚婦不敢

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注云不敢
掉磬山云北海水以相激事為掉徒
吊反

俞家園向時未為民所占荒地或種稻
或種芟故因以園為名今則如蜂房
蟻窩盡為房廊屋巷陌極難認蓋
其錯雜與碁局相類也

有兩打繩巷都亭驛前候潮門外一有

兩石坂巷臨安府前一紫木巷中一
有兩龍舌頭臨安府前并江干養團
兩櫻桃園七寶山并薦橋門外是也
蜀中舊無木蘭沿河惟居民門首各為
欄障不相聯屬河之轉曲兩岸燈火
相直醉者夜經行過平履平地往
多溺死歲以數十百人計自王宣子
尹京始於抽解場出材置大木闌城

內沿河皆周匝步船步留一門民始便之

閻丘編修詠自言往年遊霍湖湘間舟行江上有客子附舟尾至暮吹笛可聽閻丘正飲甚賞音命以酒勞之未幾忽聞然有聲甚厲且訝且徵則皆不對少頃稍有人遽進云某官且低聲勿復問舟尾橫笛者賊也此以為

號喚其徒耳適已撲殺矣湏臾有一舟咲呼直前以為已有應授則無應之者果詢之云吹笛船安在舟人皆答云已過前去矣候賊前邁急救岸獲免

監左帑龍舒張宣義嘗言有親戚游霍西蜀海經襄漢晚投一店飯畢行戶外忽見旁在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為

鬼也主人云尊官不須驚也此人也
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衍一
旦頭脫墜家人以為不可救而竟
無患自所此每有需則以手指畫但
曰以湯粥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
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
後誕一子如常人而百極細軀幹甚
偉首僅如拳眉目當如雕刻則知胞

胎所繫父母為應感

霽川月河莫氏稱望族嘗言某祖
觀
間在上庠以春秋馳聲嘗至一酒樓
飲壁間有題字云春王三月公與夫
人會於此樓蓋輕薄子携娼妓飲于
此所題耳莫即援筆題其下云夏大
旱秋饑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
不量力其死于饑寒也宜哉見者無

不大噱

嘉興精嚴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惟祈禱於此獨寢一宵即有子殿門令其家自封鎖蓋僧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其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民無不墮其計次日徃徃不敢言有仕族之妻亦徃求嗣中夜僧

忽造前旣不能免即噬其鼻僧去翌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卧病以被韜面揭而視之鼻果有傷掩捕聞官時韓彥古子師爲郡將流其僧而廢其寺

揚誠齋名萬里字廷秀爲監司時循歷至一郡守盛禮以宴之時適初夏有官妓歌葉少賀新郎詞以送酒曲

中有萬里雲帆何時到誠齋遽曰萬里昨日到太守慚即監以官妓

朱晦庵為倉使時某郡太守之皮遭揭接幾為按治憂惶百端未幾晦庵易節它路喜可知也

有寄居官因招守飯出寵姬歌大聖樂至末句云休眉鎖問朱顏去了還更來麼守為之所恥其邑宰因預借違

旨遭按而歸某郡郡將乃宰公之故曰因留連燕飲有妓慧點得宰罷官之由時方仲秋忽謳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蓋綻宰云何太早邪荅云乃預借也宰公大慚

謝安履齒折事先輩多譏其量之不洪若范克夫甚怒之云若破賊而喜在安固不足輕然履齒必不為一

時遑遽而致折也安知非其偶然乎
予以為新亭之遯如坦之亦一時名
流喘汗不暇手板倒執公獨從容談
笑以折逆溫驕僭之氣及符堅舉百
萬之師壓境公方命駕出游夷然無
懼違衆舉親卒成淝水之功其識與
量當時豈有出其右者蓋未可以輕
加喙也

蔭補之流徂於富貴多不知學里巷之
事或不能諳一旦授之以政將何以措
其手乎國朝之法必由試藝乃得蒞
官其言曰不惟為國造士是乃為臣
立家於大臣子孫文則養之曹監武
則養之武學可謂盡官人之妙訣矣
李商隱善屬文喜鋪陳檢閱時謂獮祭
魚楊大年每作文必先令諸子搜摘

故事填補之時謂衲被故二公之文
雖險語層出而乏渾雄之氣

王性夫嘗觀八陣圖後改刺夔州至時
適已冬暮水落沙露而所謂八陣圖
者遺跡宛然在焉可見人生遭歷皆
有分定彼擇官而仕擇地而處者豈
非大惑也歟

文章好作禪語曰是一病令狐楚作沙

門碑云泥水沍茶毗前輩極詞詆之
黃陳詩句妙一世惜亦不能去此病黃
詩中有云拽得鼻頭迴形模彌勒一
布袋鳥喚花驚只麼回更着脚跟添
一節但得螺獅吞大象贈行百衲兜
羅鞵陳詩中有云寬親併一空真成
菩薩魔猶復得聞思淨居衆天人復
作空生瘦潭々先明殿慙慙三請久

佳世是何等語言也

公孫洪以布被脫粟取詭譎不情之譏
自古迄今無宥赦之者然漢廷大臣
以奢僭敗者十數公惟弘以節儉自
全不謂之尤賢矣乎况乃躬行貞素
非中樂侈縱而外事矯飾以盜名者
比也何可深罪之耶

韓退之作皇后挽詞云鳳飛終不返劍

化會相從介甫以為此非人臣所宜
言近於黷也然蔡求見安妃詩云玉
真軒檻煖如春只見丹青不見人月
裏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其
褻慢無禮抑孰甚焉 貞廟不以為
罪其量一何洪耶

李密歸國封邢國公復坐至桃林渡叛
高祖遣兵征之至陸渾乃斬於邢公

山下先是山側有亂石縱橫之坂好行李時人謂之邢公拒密果孔於此太祖崩崇詔營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唐朱里及朱化篡位即唐朱駿矣後莊宗中興方知里者李也是再造之徵後主宮中作珠簾乃勅京師市珠內外之家收索將盡計無可復者復於相國寺僧中收之有隱之者為猶

隣僧所告繫於狴牢遂院而搜之寺僧盡閉有人於寺中請僧齋闍者曰勅家正搜珠急孰敢入者至來年莊宗入汴盡滅朱氏復遠近搜之寺僧曰今日是端的搜朱也

朱梁州節度使沮韜於衙城壕內得一小龜金色徧身綠毛石函而進之後主勅於苑內鑿池養之又構屋宏敞號

金龜堂至來年莊宗立國號唐及入
汴見之指謂左右曰金龜堂者至歸
我也

蜀王建免於天祐四年丁卯歲僭即帝
位乃以兔子上金床之讖遂以金飭
所生復謂左右曰朕承唐以金德王
踞此床天下孰敢不賓者乎聞者皆
嗤之先是甲子歌至清泰三年丙申

歲云數在五樓前又村前大戰九月
晉祖勾契丹至於城下王郎敗績至
十一月戎王遣蕃軍送晉祖入洛陽
即胡虜亂中原之應也

廣順末京師訛言有人還魂凡冥間要
數萬了髻小兒繇是無間貴賤之家
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識者曰小兒
剃元首者新君之兆也未幾世宗嗣

位即替元首也

萍州可談卷上

萍州可談卷中

予少時不解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之
說遂疑不借二字為誤後讀古今注
始知不借山履也以其輕賤易得人
皆自有不相假借是以名耳顏之推
曰不讀天下書不得安下雌黃真後
生之藥石也

五代劉隱女曰素馨死其墓生花甚香

因以女名目之所謂漢宮有女號素君歿而墓花香若熏是也

本朝女婦之有文者李易安為首稱易安名清照元祐名臣李格非之女詩之典贍無媿於古之作者詞尤婉麗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見其比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漱玉集一卷然不終晚節流落以死天獨厚其才而嗇其遇惜

哉

祠山張大帝疏涇瀆化而為豨與禹水時化熊事絕相類恐皆好事者為之也

丙吉不問鬪傷而問牛喘時以為知大体夫殘人之生者上千天和下系國紀尚可謂細事乎且一婦而有三年之旱未為無繫於陰陽也神爵五

鳳之間幸無事耳借使殺傷不止災
變四起而相君曰我能燮理將何補
於危敗哉華言誤事此白面之所以
取嘲也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為宰
相愚則曰周禮春秋不可不讀也文
中子論周禮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
周禮以為經持春秋以為權相業必
可觀矣否則何以異於世之庸俗吏

哉

抗言高論不避砧斧固非豪傑不能也
其視沉默謹畏緘口成風者誠懸異
矣若遽以為得計而悻々然譖張傲
睨亦未為也歐公貶夷陵坐貽書責
若訥其舉亦竒矣又遣書師魯安道
奉々以傲逸狂醉為戒豈非幾進於
道者乎然其中有云今日始覺有遷

誚意又云昨因叅轉運作庭起始覺
身是縣令矣蓋亦未能忘情於其間
是猶落第二義也

梁元帝詩曰白鳥翻惟暗丹螢入帳明
白帖云丹鳥夜照的々熠々劉禹錫
蚊詩云羞尔微形飼丹鳥崔豹古今
注云螢火一名丹鳥

金樓子云齊桓公卧於栢寢曰今白鳥

營是必饑耳是皆以白鳥為蚊丹鳥
為螢也其說雖無經傳可據而古人
則多用之

楊子雲作太玄以擬易先儒已有屋上
架屋之誚予嘗得而讀之拘々於句
法之蹈襲字訓之模倣信乎其不可
也易以八為類推之而為六十四玄
以九數轉之而為八十一易有元亨

利貞玄有岡直蒙首冥易有彖玄有
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
有說卦序卦雜卦玄有數有衍有錯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玄則曰風識虎
雲知龍易闢戶之謂乾闔戶之謂坤
玄則曰天之宇闔宇之謂宙其他率
多類此亦何取於玄哉及讀桓譚新
論又知一二九之類亦元子之緒餘

也而張衡謂其與五相擬陸續宋衷
范望王涯之徒尤酷嗜之溫公至謂
叩之以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
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
悖是皆觸於所好未得為公論也

裴晉公臨薨上平淮時所賜玉帶口占
奏狀云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
歸地下又不敢留人間王魏公疾革

時真宗臨視賜白金五千兩公召楊大年作讓表又自書四句曰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灾殃二公乘絕而精爽不亂如此真異人也謚之為言引也列行之跡也士君子身死而論定故謚法加焉其善與惡皆不容掩劉敞曰賢者取賢稱焉愚者取愚稱焉據其終始所以存勸戒也

後世則不復明別淑慝唯大臣則例賜之又多崇飾美稱畧不摭其平生聖人褒貶大義果若是邪宜肆惡者之自得也

作文寧為巧遲毋取拙速此古今不易之論故疾行無善跡枚乘所以見誚於揚子而才豪氣猛語言徃徃蛟螭雜蚯蚓斯立所以取譏於韓公也若

使敏而能精如顏延之受詔輒成宮
思禮食頃而就既瑀據按書制禰衡
當食草奏子建之七步公權之三步
王勃之文不加點王粲之文如夙構
袁宏之倚馬荀濟之當楯竟陵王之
刻燭蕭文琰之擊鉢蘇廷顧占授腕
脫齊元康運筆颯颯范雲之立就元
齡之口藁子野之心成度子禮之不

竄薛收駐馬千言劉攽立馬九制亦
何嫌於速哉苟淹、歲月之久如劉
勰所謂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東都
以一紀得無傷於鈍乎噫騏驥以千
里稱駿干將以立斷稱神否則亦駑
馬鉛刀而已矣

同光乙酉歲王師平蜀莊宗紹太原節
度使孟之祥走入川鎮成都先是蜀人

打毬或一棒便入湖子者為猛入者訛
為子盃入得蔭一籌者果一子也

孟蜀於宮城府近側置一策勲府時昶
之子詰嘗居之昶以歲末自書桃符
云天降餘慶聖祚長春詰拜受於寢
門之左右及蜀平詔叅政呂餘慶權
知府事以內外曹署俱不便於公私
至策勲府公曰此處甚便欣然下馬

至寢門公忽覩桃符字乃曰吾不得
不至此遂遷而居之乃知天降是國
家之命呂宮入室也聖祚長春又是
主上聖節之號則皇運未可涯也

絳州碧落觀有天尊石像光焰高丈餘
上有文云神仙所篆莫之測也先君云
唐龍翔中刺史書謀為母氏大妃追薦
所造也有老黃冠云李史君即高中大

帝之子其文步刻之前忽有二道士謁
李史君云聞君欲篆刻其文我二人
即天下之篆也請為史君成乃於懷
中出一軸朱書陰符經殆非人功也
史君尤異之復約殿內四面封閉不
得令人窺視只我二人在中候三日
即畢矣史君從之但見二道士挈一
小囊入自闔其門餘無所觀至三日

使君命開之只見白鶴一雙自門飛
出及視文篆已筆餘有一及只有一
畫不成而去史君與道士衆悲喜益
神之後李陽冰於此學篆凡一十二年
終不得捨之而去至今為天下之絕
矣

豫章生在衆木中至七年而後枝幹始
別稗麥生在麥日中其形似麥更無

分別及無繼生方知非麥要之人物才質之良須待久而後見

文章本無說風行水上鱗星麗天第一說也回旋曲折開闔收縱千變萬化俱要自然與天地萬物相似六經上文章法度極多今姑以書三百篇一兩字言之便見與天地萬物相似處黍離之詩其一曰彼黍離離彼稷之

苗其二曰彼黍離離彼稷之穗其三

曰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苗而穗自

穗而實誦此詩一黍之生毓成熟可見矣庭燎之詩其一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其二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其三曰夜如何其夜鄉晨誦此詩者一夜之漏刻疾徐可聞矣由淺而深作文最妙若夫感動情性規之意與文章

法度節奏一步進一步多少涵蓄讀之令人神竦如桃李之詩句法又變其一曰灼、其華其二曰有蕢其實其三曰其葉秦、字眼皆有造化作詩者不可以不知

余嘗謂主客之間有數等人其上則師其客次則友其客又其次則客其客下此則主與客胥失矣及見秦少游

論表紹之亡其言曰其亡不在於官渡之敗而在於殺曰豈具曰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強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偉哉之論也古人有失一士之憂何秦坑焚之不思耶周孝王兄年佛入涅槃是時佛也已示無生果法弟主化未熄佛法未敢彰露自漢以來與轍外諸國通佛法至

中國遂大昌熾若以南史傳海諸國
致之其在嚴金碧正如今佛事處吳
時中郎康泰從事朱應當使於尋國
太應謂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恠耳
師子國乃天竺國旁其國舊無人止
有神噐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市易
神鬼不見無形但出珍寶显其所堪
價商人易價取之諸恠事大率如此

今中國之人往々奉佛欲死後超生
西方極樂世界但未曾攷究不知其
境耳佛書言語有可取俗人却不知
之豈中土即佛土耶所謂佛國者人
多詭恠既是褻露又無衣冠止有鬼
神及龍居之有何可樂締思所以為
佛國者必其人無機械心故也
字亦有義天子耕用亥日蓋亥之地直

上是天倉星又以建辰月祭靈星以
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
農字从辰陳后山云金陵人喜解字
以同田爲富分貝爲貧

作記之法禹貢是祖自是而下漢官儀
載馬弟伯封禪儀記爲第一其體勢
雄渾雅壯詞語盡不可及也其次柳
子厚山水記法度似出於封禪儀

記中雖能曲折回旋作碎語然文
字止於清峻峭刻其體便覺卑
薄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時爲國子博
士分司送客歸正困門人呈與解帶
旋讀首篇鴈門太守行曰黑雲壓
城、欲摧甲光向日金輪開却授帶
命邀之

在民間白即納一妓為跨驢之洛因夜
風清月朗是麗人忽唱新聲白驚遂
不復唱逾年遊靈武李靈曜尚書廣
塲設筵白預坐末席張妓樂至有唱
河滿子者四座傾聽俱稱絕妙白日
某有妓人聲詞殊異於此得名至短
髻薄袂態度間雅發問白適唱何
曲曰河滿子遂品調舉袂發聲清

響激越諸樂不能遂部中有一面琵琶聲韻高下籠撚揭起節拍無蓋遂
開莫是宮中胡二姊否復問曰莫是
梨園駱供奉供否二人相對沈瀾欵
歎不已

建中中有康崑崙稱第一手始遇長
安大旱詔兩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
人廣較勝負及聞聲樂街東則有康

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敵也遂
請崑崙登小樓彈一曲新翻羽調

萍州可談卷中



